

# 泰岳师魂铸史篇

□ 周邦

年前贺安栋老师送来新著《雄峙天东铸师魂——山东省泰安师范学校简史》，伏案展卷，心中颇多慨思。

泰山学风绵长，自宋代以还，泰山、徂徕、育英、青岩、岱麓诸书院相继肇兴，弦歌相继，教泽相近。我所供职的泰山学院前身之一——泰安师范学校，起初为泰安府官立师范学堂，便延续此书院学风一脉。而这些历史上的著名学府，由于从无人作一系统记录，导致其学脉、师承、沿革等，皆暧昧不明。今安栋老师独立完成泰安师范这一百年名校的煌煌全史，以史家之严谨，将零散文献整合为体系，使模糊记忆转化为信史，不独备忘校舍之兴废、人事之更迭，更着力彰显“铸师魂”之深

意，读之令人感佩无已！

而读了安栋老师新近写就的《梦想之旅》，对校史的编纂过程及个中曲折有了更多的了解。正如书册封底所写：“泰安师范校史续篇，泰山学院校志外传”。这本书不仅是安栋老师个人生命历程的真实记录，也是泰安师范及泰山学院四十年发展的一个侧影。

安栋老师自1981年考入泰安师范，毕业后留校工作，至2000年随五校合并进入泰山学院，在师范前后整整二十春秋。对景况有深度了解，又深具个人感情。而校史之编纂，既是学院赋予的一项留史资政的光荣重任，也是个人生命情感的殷殷寄托。因此他在届临退休之年，仍坚持不懈，潜心史事，钩沉文

档，采访耆老，手不停挥，最终底成著书大业。

在《梦想之旅》中，多有校史写作甘苦的记录，如穷追不舍寻找老照片、不为人知的校档“秘密”、“泰山大学”的创办过程、“泰安师专”易名考证等，读来不仅饶有兴味，也让人更多获知当日史料搜集的种种不易。因此联想到展读《雄峙天东铸师魂》之时，一个名字曾跃入我眼帘，这便是第328页“知名教师简介”中所列“钱恩轩”，先生名荫荣（字恩轩），是我的外祖父。他一生致力于师范教学，曾先后执教于曲阜省立二师及泰山天书观师范讲习所。老人去世已逾五十载，而名字有幸被记入师范典册，若泉下有知，当会忻然而笑！仅从我个人

家世这一条记录上，便可以印证安栋老师发掘之深与查考之密。

自从各校合并，我与安栋老师成为同事，前后共事二十余年。作为宣传部门领导，他亲撰《泰山文化揭秘者》等报道，数对郢加以逾扬。在校史编纂中，又不以郢学识鄙陋，多次携稿前来舍下，征询拙见。我将旧藏民国刊本《泰山天书观师范讲习所教学大纲》及《泰安乡校刊》书影提供，均被采入书中，可视作我们文史相交的一段留痕。

去年5月，安栋老师从学院荣休，这便有了更为充裕的研究与写作时间。期盼他用手五彩椽笔，写出更多关于泰山文史的斐然华章。（为贺安栋《梦想之旅》撰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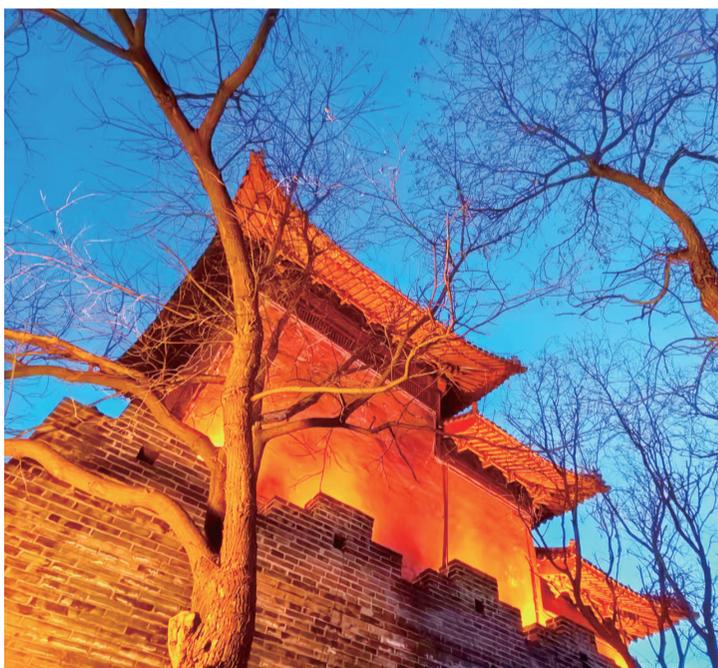
## ◎ 捕风捉影

### 重要的是它的色彩

□ 刘水 文/图



日落时分。



古庙光影。

在《河上一周》中听梭罗谈历史，感觉不像是在谈历史，倒更像是在谈风景摄影。

你听他说：“我们阅读历史应像观赏风景那样不带批评的目光，对空气的色泽和中介所造成的各种光线和阴影的兴趣超过对它的基础和构成的兴趣。”又说：“实际上，历史的波动起伏就如从早到晚的自然景观。重要的是它的色彩。时间不掩藏珍宝；我们要的是它的此时，而非彼时。我们并不抱怨位于地平线的群山呈蓝色且模糊不清，它们更像天空。”

如此看历史，看到的不就是历史投在现实中扭曲变形的影子，做历史研究，不就成了像摄影一样“捕风捉影”？“然而一块面纱罩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历

史学家的职责恰恰是去发现现在是什么状况，而非过去是什么状况。”这样的历史不就真正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但是，如果你把他的“历史观”当作“摄影观”来看，就发现他的观点会给人很多的启迪。如果你按照他关注的焦点和指引的方法来拍照，一定会拍出好的照片来。

就比如说，拍照片，你去拍一片开花的果园，如果你不是出于栽培果树或研究植物的考虑，你就要考虑“光线和阴影”“光辉和气氛”，而不是果树品种和长势。你更多考虑的是它的美，“它的美就像日落；不是墙上的一幅壁画，平展而有界限……游移不定或自由自在，不受约束”。“模糊不

清”有时反倒成了你想要追求的效果。

实际上，我在泰山脚下拍照片这么多年，我“对空气的色泽和中介空间造成的各种光线和阴影的兴趣”，确实“超过了对它的基础如构成的兴趣”。也就是说，我镜头下的泰山并不是纯然的“写实”。

也许我对梭罗的解读失之偏颇，匪夷所思，然而却也是我的“一孔之见”。而且，这不正是他所强调的“过去不可能被显示；我们无法知道我们所不是的一切”，还有“重要的是它的色彩”？

但是，我对梭罗的兴趣并不在于他的观点是否正确。我关注的是他率真的性情和独到的感觉，以及他纵横捭阖的想象

和文字表达。

“此刻我坐在一根树桩上，其年轮标示出几百年的树龄。倘若我环顾四周，我可以看见土壤恰恰是由这类树桩——该树桩的祖先的残遗物构成的。……倘若我倾听，我可以听见青蛙的叫声，这叫声比埃及的沥青更古老；还听见一根圆木上一只鸱鸢鼓翅发出声响，仿佛是夏日空气的脉动。”这样的文字，能让你感觉到他坐过的树桩上留下的余温。

他说自己：“我在这古老的沃土上种植我的最美丽最鲜艳的花卉。”我扎根的这山，是一座再古老不过的一座山；我生活的这片土地，也是一片古老的沃土，春天里，我在这方土地上拍摄“最美丽最鲜艳的花卉”。